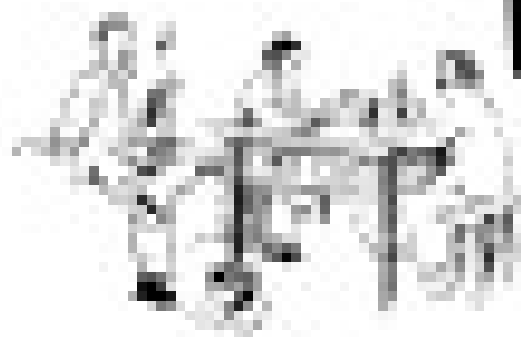


鄉村三教師

翟永瑚

新文藝出版社



鄉村三教師

蕭紅著

蕭紅著

822

1734

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3 •

小 說
鄉 村 三 教 師

著 者 翟 永 璠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

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

上 海 印 刷 廠 印 刷

洽 興 記 裝 訂 所 裝 釘

*

書 號 564 [I II 81] 本 書 23,400 字

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上 海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三 年 八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

本 次 印 數 20000 册

定 價 1,700 元

*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登 證 號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的是一個鄉村小學裏的三個教師，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出身；但由於生活在解放後的新政權下面，各人的努力與追求不同，因此，他們的思想改造與進步程度也就各異。

認真工作，虛心學習的李靜文，終於成了先進分子；蓬扶脆弱的張春蘭，在李靜文的影響下，也開始鼓起勇氣；驕傲自滿的戴明，則被時代拋到後面去了。

從早晨，雲彩就像一朵一朵浸滿墨汁的棉花一樣，堆堆累累地往一塊堆湊。好容易挨到傍晚，大雪片像抖鵝毛似的，撲撲地往下落，一會兒，雪積的掩住腳面。韓莊初級小學，就提前放學了。

校長戴明，一下完班，就藉口作『民運』工作，跑到莊裏去了。屋子裏，祇剩下教員李靜文，和義務教員張春蘭倆，面對面坐在一個方桌的兩旁，在準備明天應講授的功課。孩子們一走，屋子靜得像空了似的。

張春蘭突然抬起頭來，嘴張了兩下，又低下頭去，爲難了一陣，才又輕又慢地叫了一聲：

「靜文！」

『啊？』李靜文放下筆，把垂在額前的頭髮，抹到耳後，兩手又習慣地攤在那已經看不見火星的火盆上，她的眼睛，在等待着春蘭的話。

張春蘭咬着染得紅紅的指甲，失望地看着靜文，半天，她說：

『真是啊，我太不行了！』

『有問題，咱們一塊兒研究嘛。你爲什麼老是要說這沒出息的話呢？』

『還不是嗎？像我這樣的人，活着有啥用？真不如死了好！』她眼睛裏，淚花亂轉，一下把李靜文逗得嘖嘖一聲笑了。

『熊樣！人家心裏難受，你還笑哩！』春蘭白了她一眼，紅着臉苦笑了一下。

靜文本來想說她幾句笑話，見她那個模樣，不忍得再使她不好意思，就忍住笑，正經地對她說：

『春蘭，咱們年輕人，前途遠着哩，你不應該這樣悲觀啊！』

『啊！不悲觀哪！你看人家誰不比我強？』說着，張春蘭的眼皮，又拉下去了。靜文看着她，笑了一下說道：

『春蘭，你忘了有這麼一句話：「鋼是鍊出來的，人是學出來的」？你看，誰還不是有一點一點長大的？』

張春蘭把嘴用力一癩，搖著頭苦笑了一聲說道：

『得了吧，別丟人啦！什麼也不懂，困難一大堆，能學出個什麼來？』

『當然啦，』靜文很嚴肅地說，『幹工作可不能像說話那麼容易呀！老古語說得好：「幹到老，學到老」，要想工作沒困難，誰都得好好學習，何況是咱這樣初學才幹的？』

張春蘭的眼睛，怯怯地看了靜文一下，便把頭扭向院子裏去了。

窗上的玻璃，凝着密密的水珠，從那上面向外望去，祇見外面是灰灰的一片，看不清那是雲天，那是雪地。祇有聽那大片的雪花，撞碎在代替玻璃的一格窗紙上，發出輕微的際際的聲音，才知道外面雪仍舊還在下着。

張春蘭家，祇有她和母親兩個人；父親在青島做買賣，經常往家匯錢，捎東西，因此，雖然她家沒多田地，生活卻很好。而她，從小就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孩子。

三年前，她高小畢了業，就一直蹲在家裏，啥也沒幹。依她母親的心思：再住二年，給她找個對意的女婿，舒舒坦坦的過一輩子。可是，在這三年當中，社會的發展、變化，使她受到了一些影響；尤其是她看到了原來功課不如她的一些同學，有的參軍，有的升學，有的脫離生產幹工作……他們每人的光明前途，和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，使她非常眼熱，也感到有些兒不平；而且，她對自己平時所自負的聰明和才智，更有些兒惋惜。她很想一步追上他們。於是她漸漸地厭棄了在她母親的寵愛下面，那種無聲無息的描花繡鳳的生活了。可是，她那從小養成的虛榮、脆弱的性格，使她鼓不起勇氣來，她離不開家。有好幾次，當她看到一些招考的廣告，認為自己的條件還適合，在心裏躍躍欲試的時候，她總是很清楚地記起了，她剛到中小念書的時候，由於害怕陌生而孤獨地蹣跚在自己位子上，連動也不敢動地那種忸怩發窘的情形來；使她對新環境的孤單，更加害怕。而且，她還有一個顧慮，怕考不上去，回來沒臉見人。於是，她氣餒了。

這是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，而且在她腦子裏一次比一次地更是加深了。

這一回，村裏根據上級的指示，「爲了培養新的師資」，動員她當義務教員，她一方面，認爲這是一個適當的出路；另一方面，她看到學校裏新來的一個女教員，和她還在一個中小裏念過書，她答應了。

當時，她曾經下了很大地決心，要好好工作，好好學習，爭取早早當一個正式教員；可是，虛榮和脆弱，卻仍舊在她的進步上，給增添了不少的困難。當她每次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，她總是在腦子裏鬪爭着：「問吧？」怕人家瞧不起；「不問吧？」自己又弄不明白。她就這樣猶豫了老半天，才很苦惱地提出來。但是，當別人給她解釋了以後，她除了用法怯的眼光，在窺視着別人對她的態度以外，「不如人」的心情，又產生了。

她要求學習，又害怕學習。

李靜文雖然和她在一起工作，才兩個多月，可是她早知道了她的脾氣。她經常的勸她，鼓勵她，要她在工作、學習中，大膽一些；可是，卻經常地反而使她更加氣餒了。有時候還流下眼淚。她對她，可說是豆腐掉在灰裏，吹不得，打不得。這回，她見她老

大一點不吱聲，覺得自己剛才的話比較生硬一些，可能對她有刺激。便連忙解釋說：

『春蘭，我剛才的話，你可別誤會，我是說咱們困難是有的，要工作，就有困難；可是，祇要咱們有決心，能虛心學習，認真幹工作的話，有困難怕啥？』李靜文一面說，一面抓起春蘭的手，笑着，晃着，像安慰一個三歲的小妹妹似的。春蘭笑着搖搖頭，她說：

『不！靜文，我不是三歲兩歲，你的話我懂啊。可是……靜文，你說句心裏話，我天天問你，你不厭煩我嗎？』

『哟！春蘭，你怎麼還這樣想？』這是對春蘭顧慮中的新的發現，李靜文感到有些兒吃驚了，便急忙對她解釋：『你沒看見我和你同樣地在問別人嗎？通過你提出的問題，使我也得到了很多知識呢。你放心，我不但不厭煩你，而且還歡迎呢！』

李靜文的誠懇態度，給了春蘭很大的安慰，她兩手握住靜文的手，很感激的說：

『那！那！靜文，你太好了！』

……

莊上，老大爺送飯來了，他推開門，把飯籃子放在桌子上。

「嗨嗨！好大的雪呀！」他摘下破毡帽子，在身上不住地拍打着，雪落了滿地。

春蘭見了，不由地打了一個冷顫。她急忙推上門，嘶嘶地吸着冷氣，問道：

「大爺，雪下了有多大？」

「嗯，足有一尺深。」老大爺兩手抖抖地，在摸懷裏的煙袋，眼睛望着窗外，估摸着說：「有了這場雪，明年的麥子可該有個好收成哩！」

李靜文把床上的東西，往一邊挪了挪，讓老大爺坐下。他坐在那裏，一邊裝煙，一邊說：

「您倆快吃吧，大冷天，飯送來就涼了。」

「多少等一下，我去找戴先生回來，大家一塊兒吃吧！」靜文推開門，就往外走。

「甬！甬！」老大爺忙把打着的火絨，按在煙鍋裏，一邊抽着一邊問道，「你知道他在那裏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！」靜文又轉回來。

「他在老六家的豆腐坊裏，你找不到他，還是我去吧。」說着，他出去了。

這時，張春蘭已經點上了燈。

「這個老傢伙，成天價倒在那裏睡熟炕，連吃飯……」隱隱地聽着老大爺哪嚙的聲音，和他沉重的脚步声，一齊消失了。

張春蘭看了靜文一眼，見她沒有什麼表示，自己也就不說話了。

李靜文看見張春蘭剛才的態度，感到她對自己的話，有些兒信任了；而且，在研究她提出的那個問題時，也看得出她比以前大膽得多了。於是，她想進一步來勸她：

「春蘭，咱在一起工作兩個多月了，我從來沒見你到中小去參加「例會」。你說，你到底爲什麼不去呢？」

一句話，把春蘭問得臉又紅了。她故意笑着反問一句：

「你爲什麼又問起這個來呢？」

「我是說，這個會在我們是多麼要緊哪！會上，大家交流工作經驗，解決學習上和業務上的一些問題。你不去，這個損失太大啦！」

張春蘭聽着聽着，一張漸漸陰沉下去的臉，突然笑了起來。她說：

「嘿！我去，人家才笑話哩！你放心，人家嘴裏不說心裏說：「韓莊上沒人啦，怎麼要這個樣的人教學呢？」你說，咱的臉往哪兒擱？」

「你錯了，春蘭，你不該這樣想！他們決不會因為你要求學習來笑你，這紙是你個人的顧慮。春蘭，你以後還是去吧。」靜文那雙眼睛，很嚴肅的看着春蘭。把她那已經紅暈了的兩頰，看得更加紅了起來。她低着頭，兩手捻着胸前的圍巾，囁嚅地說：

「那麼！那麼……你說我去好嗎？」

校長戴明，從外面回來了。他拖着兩隻很笨重的破棉鞋，老遠地就聽見它嗒嗒的聲音。靜文剛要開口，春蘭急忙向她擺手，止住了她。

戴明推門進來，一見張春蘭那副尷尬的神氣，便笑着問道：

「您倆在說啥？看看春蘭躲躲閃閃的，像偷人家似的。怎麼，還怕我？」

李靜文一見戴明回來了，心裏高興起來，她想爭取他的援助，趁熱打鐵，一齊來規勸春蘭。於是，她沒等春蘭張口，就趕忙搶着告訴他：

「星期日，要她到中小去參加「例會」哪！」

張春蘭在黑影裏，狠狠地瞅了她一眼，馬上又低下頭去，慌得心都跳起來。

「我當着您倆說啥啦！」戴明說着，便揭開籃子上蓋着的白毛巾，拿起一個蜜爛的地瓜，很仔細地剝着地瓜皮。

「戴同志，你說，她不去對嗎？」

「當然是不對啦！」他一面吃着，又說下去：「不過，她是一個義務教員，別人可不應該去和她攀伴。本來嘛，風雪冒煙的，誰願意來回走那十啦里路，去遭一天罪？春蘭，你放心，上級不問拉倒，要是問的話，有我負責！」戴明像今天這樣的體貼人，是不大常見的。他的神氣，也顯得很慷慨。

李靜文真沒想到戴明能說出這樣話來，她氣得滿臉通紅，大聲說：

「戴同志，你應該關心同志們的進步呀！」

戴明一口地瓜沒嚥下，翹在嘴裏。奇怪地翻着眼睛問道：

「呀！你這話，是從哪裏說起的？」

「你爲什麼同情春蘭不去開會呢？」話很急，像在質問他。

「噢！」戴明冷笑了一下，把嘴裏的地瓜嚥下去，一面吃着，一面說：「進步不進步，與開會有什麼關係呢！要知道，我們的責任，是教學！不是開會！」

「不去學習，能够教好學生嗎？」靜文又頂了一句。她的態度，仍舊是那樣的堅硬。

「嘿！我教了一輩子學了，你見我學過幾次？單憑着現學那點，再去教給人家，嗨嗨！那還來得及啦？」戴明雖然在冷笑着，可是他盯在靜文臉上的兩隻刻毒的眼睛，卻兇得怕人。

「戴老師，吃飯吧！別爲了我，影響了大家的團結！」從春蘭那顫抖抖的聲音，聽得出她已經流下了眼淚。

戴明又冷笑了一聲，將筷子在桌子上狠狠地撞了一下，仍舊大口地吃他的地瓜。

李靜文覺得自己的態度不好，引起了對方的反感。也就任他說一句，自己不出聲了。

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，這才平息下去。

早晨，北風推着浮雲，很快地向南方掠過去。天氣冷得很厲害。

李靜文領着學生，在院子裏打掃昨天晚上的積雪。他們掃幾下，就趕快地停下來，用嘴裏的熱氣，來溫暖兩隻已經凍僵了的小手。

張春蘭從門外進來，向一個正在掃雪的學生，要過來一把掃帚。但是，祇掃了幾下，就連忙又把掃帚遞給原來的那個學生。她的兩手，很快地捲在垂在胸前的花園巾裏。

那學生接過掃帚，就頑皮的叫起來：

『大家快來看張老師的勞動態度喲！』

同學們都笑起來，張春蘭也笑了。但是她的臉，卻紅得很厲害。

她不好意思再站在那裏，但是又不能重新去拿起那把掃帚來，她爲難了一會，就跑到屋裏去了。